

行動中的默觀者

聖女聖師大德蘭

房志榮¹

本文乃大德蘭誕生五百週年(1515~2015)三日敬禮之首日(2010年10月15日)，於加爾默羅聖衣會荳林會院之講詞。作者身為耶穌會士，運用了依納爵《神操》的靈修精神與說法，與大德蘭的默觀生活相對照。簡言之，聖女大德蘭和聖依納爵都有過高深的神秘經驗，都為教會、為人類有很大的貢獻，二聖都是行動中的默觀者，也都是我們的靈修典範。

「行動中的默觀者」雖是依納爵靈修的一種說法，大德蘭卻可做我們的模範，幫助我們努力在行動中保持對天主的默觀。大德蘭的一生，為我們不只是一個示範，並且是一個刺激、鼓勵和邀請。我們得「見賢思齊」，學她的樣，為天國勞動，同時常在天主面前，不斷默觀上主。

一、大德蘭何許人也？

西班牙中世紀的聖女大德蘭，只活了67歲(1515~1582年)，

¹ 本文作者：房志榮神父，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，曾任耶穌會中華省會長、神學院院長，任教多年、作品廣泛。

其影響卻遍及普世，包括在台灣的新竹芎林和臺北深坑，也體驗得到。時隔四百多年，地隔數千公里，為何大德蘭能有此成就？也許可由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在她們的會母慶日（10月15日）彌撒讀經中，領略一二。公元前50年左右，在埃及寫成的《智慧篇》說：

「我曾祈求，天主就賜給了我聰明；我曾呼籲，智慧的神便來到我身。智慧是一切美好之物的母親，我誠心地學習了，我也豪爽地分施於人。智慧是人用不盡的寶藏，佔有它的人，必獲得天主的友情。」（智七 7.12~14）

《智慧篇》的這幾句話，在保祿於公元58年寫的《羅馬書》裡，有進一步的解讀。「我曾呼籲，智慧的神便來到我身」，保祿說，這「智慧的神」就是天主聖神：

「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，並非使你們作奴隸，以致仍舊恐懼；而是使你們作義子。因此我們呼號：『阿爸，父呀！』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：我們是天主的子女。我們既是子女，便是承繼者，是天主的承繼者，是基督的同承繼者……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，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，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，代我們轉求……。」（羅八 15~27）

我們在祈禱中稱天主為父，是聖神推動著我們，以子女身分，跟基督長兄繼承父的家產；並且，聖神教我們怎樣祈禱，甚至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。

在公元第一世紀末所完成的《若望福音》，更把聖神與我

們的關係推上高峰。透過耶穌所說的話：

「『誰渴了，到我這裡來喝吧！信我的人，就如經上說的：從他心中要湧出活水的江河。』耶穌說這話，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將要領受的聖神。」（若七 37-39）

經上的話是指匝十四 8 和則四七 1 所說的。這些許諾在耶穌死亡、復活、升天後所派遣的聖神上實現了。宗徒們是信耶穌的人，以後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也是，而大德蘭是其中突出的一位。她信了，來到了耶穌面前，痛快地暢飲耶穌所給的水—聖神。

「我學習了，我也豪爽地分給人」：大德蘭的《自傳》使施泰因（Edith Stein, 1891~1942）看了感嘆地說：「這裡有真理！」後來，她由猶太教轉入天主教，後來當了加爾默羅會修女，在奧斯維茨集中營殉道，她的親姐妹 Rosa 以同會修女身分同時遇害，死在毒氣室裡。

受到《靈心城堡》的感召，吳經熊博士寫了《內心樂園》（*The Interior Carmel*），把創造、救贖、聖化，與人的理性、靈性、神性對應，再與孔子說的「知之、好之、樂之」相比，多少都影射天主三位一體的奧蹟。

其他許多大德蘭引起的迴響，不勝枚舉，不必在此多說了。

二、大德蘭的默觀生活

這一部分，關永中教授所寫的〈導讀心堡與神婚—與聖女

大德蘭懇談默觀》，是一篇既精彩又豐富的長文²。在此只能極精簡地引用該文的一些段落，來品嚐大德蘭的默觀生活。「心堡」是什麼？大德蘭在《靈心城堡》書首說：

「我們的靈魂如同一座城堡，全然由鑽石，或非常明亮的水晶造成的，其中有許多房間，就像天堂上有許多的住所。」

「神婚」又是什麼呢？《城堡》一書中說：「神婚即將完成：神把人帶進第七重住所」。

關教授把莫尼加與奧斯定之間的母子情，及大德蘭與十字若望間的同道之誼相提並論，列出了兩者間的三個共同點：

- 都呈現出人神間的冥合；
- 都牽涉了團體成員的分享；
- 都凸顯出默觀之為「愛的知識」。

十字若望把神秘冥合描繪成天使的「利箭穿心」，大德蘭則以自己的實際經驗，對現出「神人冥合」的震撼。有趣的是，十字若望說的天使是色辣芬，意味熾烈的愛火；而大德蘭邂逅的天使是革魯賓，寓意明慧的知識。二聖合起來，共同印證了聖奧斯定給默觀下的定義：默觀是人對神的愛和知識。

大德蘭的著作透露出她對默觀的看法：默觀是灌注的祈禱，有一段進展的歷程，可分為四個階梯：

1. 前奏：包括心禱、口禱；

² 見《聖女大德蘭自傳—信仰的狂喜》（台北：星火文化，2010），376~419頁。

2. 收心祈禱（同孟子的「求放心」）；
3. 寧靜祈禱：灌注收心，寧靜本境，官能睡眠；
4. 結合祈禱：純粹結合，超拔結合（濃烈結合、出神、心靈飛越）；轉化結合（人被神所轉化）。

這些階層是層層上升的，在此只列出每層的綜合命名：前奏、收心、寧靜、結合，不大能體會每一階層的豐富內涵和真實情況，但在聖女筆下，卻是非常地生動活潑。綜合地說，大德蘭指出，默觀是天主灌注給人的祈禱。祈禱是人神的互通，而「灌注」二字是說在這互通上，由神主動地帶領，人不能揠苗助長。

默禱的歷程：在「前奏」階段，大德蘭勸我們恆心祈禱，不論神枯、神慰，都要持之以恆，從內心深處體會主耶穌的臨在，與之互訴心曲。這樣進入第三階段「收心」，體驗到靈性的喜悅、甘飴。在這愛的共融中，上主引領心靈沈沒於「寧靜」，即第三階段裡。先點燃人意志的愛火，繼而觸動理智，使之獲得光照。逐漸地，所有普通的官能都進入睡眠的沈寂，直至第四階段「單純結合」的出現，而逐步地被吊銷。

此後，心智的超性運作較充分地湧現，進而深化為「超拔結合」，讓靈性官能所體證的愛與知識，觸及內外感官，以至發生「出神」、「靈飛」的現象，而人在此高峰上，達到「轉化結合」。人在這一被「神化」的過程中，不必再藉吊銷感官功能，而仍能與天主深刻地結合為一，這樣，終於能做到「在行動中保持默觀—把服務化為瞻仰天主」的地步。可見，行動

中的默觀者，不是以行動代替祈禱，而是祈禱到了與天主結合的階段時，人的行動都成了祈禱。

三、大德蘭對教會和社會的影響

1970 年 9 月 27 日，教宗保祿六世敕封大德蘭為教會第一位女聖師³。敕封聖師的條件是，道德文章都有榮神益人的作用，即聖德出眾、著作卓傑。大德蘭自己承認，她寫書是在忙於改革加爾默羅會的時期。她時常在旅途中，在建立新會院的繁忙中（僅修女院就有 18 座之多），一有空閒就執筆寫書。如何寫呢？描述她寫書的人說，她的筆在動，她的臉充滿著光輝。聖女是在聖神的默感下寫書，因此她的書有恆久不變的價值，不需要任何更動。

大德蘭著作的另一個特徵，是她在那個尚無心理學研究的時代，已作了心理分析。用今天的眼光來看，因了她直觀的本能，以及她常能保持平衡的心靈狀態，她對心理一方面的觀察，與今天的心理學分析十分投合。雖然她一生有過豐富的經驗，在建立各地會院時也曾觀察過很多人的心理，但她思想的主要來源，是她的神秘經驗和智慧。她自己也曾說過，思想一方面，她並沒有費多少心思。

聖女著作的最大特點，是她的表達方式純樸、明朗、易懂，即使是非常高超的事理，她也能講得清楚明白。放下《自傳》、

³ 見拙文，〈教會第一位女聖師—聖女大德蘭〉《神學論集》10（1971 冬），543~550 頁。同時加大利納謝納也被封為教會聖師。

《全德之路》、《建院記》不說，只以《靈心城堡》一書為例，在人能寫的書中，沒有比這更艱難、更不易言說的題材了。世間的名著中，只有奧斯定、多瑪斯的哲學、但丁的《神曲》、巴哈的音樂可與之相比。大德蘭神秘經驗的可靠性，在於她所描述的天主性光輝，與人性反應之間的相稱，在於她的神秘生活各階段之間的和諧，以及她在書中所做的其他肯定，如人只能學習，就是從天主那裡學習；人不能發明，受造界許多事，人只得接受，非人的才智所能創造等。

再看圣女為哪些人寫這部書，更叫人驚奇。她自己在書的標題上說，是為加爾默羅會的修女、她的姊妹和女兒們寫的，都是一些普通的婦女，她們中有的受過一些教育，有的教育程度很低，也有的目不識丁。圣女正是為她們寫出如此高超的事理。她在書中不提自己，但她整個的生活都反映在書中，講到極高超的經驗，也講到她受過的極大痛苦。書中描述的種種，都不是平凡的事，但除了極少的例外，都是用普通的話寫出來的。

大德蘭聖德超凡而又平易近人，充滿活力而又極富人情味，處事嚴謹而待人體貼，是一位長上也是一位母親，使人感到容易親近。她寫的信有時像行軍令，可以與當時的西班牙皇帝斐理伯二世媲美，但同時又表現出她是她女兒們的母親，滿懷慈愛與悲憫。這些女兒在那些貧寒的會院裡圍繞著她，成了世上最幸福也最富足的女子。圣女的為人如此，在她著作的表達裡也是如此。這就是人讀她的作品不覺疲倦，反而常感到一

分喜樂與安詳的理由。

波蘭籍猶太少女哲學家施泰因 (Edith Stein, 1891~1942) 讀了大德蘭的《自傳》後說過：「這裡才有真理」。她後來皈依天主教，進了加爾默羅會，死在德國納粹的華沙附近奧斯維茨 (Auschwitz) 集中營裡 (1942 年 8 月 9 日)，45 年後她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列入真福品 (科倫, 1987) 和聖品 (梵諦岡, 1998)。她的親姐妹 (Rosa Stein) 也當了加爾默羅會修女，並與姊姊同時遇害 (死在毒氣室裡)⁴。為不信神的讀者，聖女的著作是神存在的有力證據和福音。1965 年在薩利斯布召開的基督徒與無神主義者會議中，法國共產主義代表人物卡洛蒂 (Roger Garaudy) 說：「為我們馬克斯主義者，兩位西班牙的神秘學家——大德蘭和十字若望——是人文愛情的最高模範」。

我國首任駐教廷大使吳經熊，曾寫過 *The Interior Carmel: The Threefold Way of Love*，後來黃美基女士把它譯成中文：《內心樂園——愛的三部曲》(上智, 2003)，顯然是受了大德蘭的感召。比這更早，聖方濟撒肋爵 (1567~1622 年) 所寫的《熱心引》及《愛主實踐》二書，也反映大德蘭的思想，一如聖方濟撒肋爵自己說的，聖女熱情而勇敢地進入凡人所不能達到的高超境界。至於義大利的聖亞爾豐索 (Maria de Liguori, 1696~1787) 受聖女的影響十分明顯，他特別喜歡引證大德蘭、聖方濟撒肋爵和十字若望著作中的話。

⁴ 參： "Sten Edith", *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*, b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. Second Edition, 2003。

四、聖女大德蘭與聖依納爵

聖依納爵（1491~1556年）比聖女大德蘭（1515~1582年）大24歲，比聖女少活兩年；65比67。二聖在祈禱、默觀，和作為行動中的默觀者方面，確有很多不謀而合的地方。在講心禱時，大德蘭說：默想始於理智的思考，而終於意志的愛慕；理智運用推理，想像進行觀賞，到了一定的程度後，人須在適當時機打開內心，與主溝通；到底理智的思辨，或想像的推想，都只是為了與主相遇，好讓意志有足夠的機緣來點燃起愛火，在心智的覺醒中激發愛的火花（《城堡》）⁵。這些話，把聖依納爵《神操》3號所說的「智力用以推理，意志用以生情」二句，做了最好的解釋。

《神操》書裡，聖依納爵教人做第一次操練，即默想三種罪之後，要向「苦架上的我等主基督」做對禱，最後要誦〈天主經〉一遍來結束（53~54號）。以後的操練，從第二週開始，〈天主經〉以外，他還教人念〈聖母經〉和〈向基督聖靈誦〉，表示他對口禱的重視。對大德蘭而言，好的口禱與好的心禱區別不大，二者都含有理智的反思，和經由思維而推動的意志的愛意。靈修起步時，初學者誦經，必須運用心智，否則口誦而心不維，就不算是祈禱。《神操》238~260號所說的祈禱三式的第二式，就是存想經詞中每個字的含意，〈天主經〉、〈聖母經〉、〈信經〉等，都是極好的口禱經文。

⁵ 參：關永中，〈導讀城堡與神婚〉，378頁。

關於分辨神類，《神操》列出詳細的規則，為悔罪洗刷心靈的第一週，依納爵列出 14 條規則（313~327 號）；為開始默觀耶穌一生言行的第二週，列出 8 條規則（328~336 號）。大德蘭有關分辨神類也寫了很多。她說欣慰（consolacion）與靈悅（gustos espirituales）不同，「欣慰」始於人本性而止於神，「靈悅」始於神而止於人性的感動。在靈悅中，官能呈現的特徵是：意志憩息於上主，理智停止思辨，但並未吊銷，想像力派不上用場，外在感官已被上主收斂，類似箭豬的捲縮（《城堡》）。這解釋了《神操》316 號所說的「一切令人憩息於他的造物主真主的，都是神慰」。

神類到底有多少呢？二聖都說有三類，即天主、人自己、人類的仇敵魔鬼。不過大德蘭是在講寧靜祈禱時說，「寧靜本境」能出自神，其勢如火，來去自如，人不得助長，否則反而熄滅；或出自人自己：人若企圖用己力延續或複製，將會徒勞無功；或出自魔鬼；魔鬼的仿冒讓人失去謙遜，不給理智帶來光照或真理，所給的只是謊言。依納爵為第二週立的分辨神類第 7 規（335 號）說：

「日趨於善的人，其與善神的接觸溫柔輕鬆，像水滴在海綿上。他與惡神的接觸則是激烈震盪，像水滴在石版上。日趨於惡的人，與上述二神的接觸恰好相反。這種區別來自人靈的不同狀態：是與二神相敵對或相友好。」

二聖最大的共同點，還是關於人的目標和生命的來源所說所寫的要旨。《神操》開頭篇〈原則與基礎〉的第一句話：「人

的受造是為讚頌、尊敬、侍奉我等主天主，由此救自己的靈魂」，把讚頌天主列為人的首要目標是最合理的。聖經的最後一部書《默示錄》所描述的天堂，就是神人的大合唱，就是讚頌天主，而今世的讚頌提前實現那一遠景，這是大德蘭多次肯定的：「除了讚頌我主之外，我不願做什麼，或說什麼」⁶。「尊敬」來自人心，「侍奉」有賴手足，只有出自口的「讚頌」是人對天主各種姿態和表現的大綜合。

關於生命的來源，《神操》最後一篇〈為獲得愛情的默觀〉（230~237 號）第 4 題（237 號）說：「一切恩惠都來自天主……正義、良善、誠敬、慈愛等，都像日光來自太陽，流水來自源泉」。大德蘭說默觀的高峰「出神」是來自天主：神力往上牽引，致使心靈如同老鷹般，向高處飛揚，影響所及，甚至連肉體也可因而騰空提升起來（《自傳》20, 3），看來這是出神的典型現象。與「出神」相關的現象還有：天國奧秘的「啓示」、「想像的神見」、「理智的神見」等經驗，都叫人終身難忘（《城堡》、《自傳》）。

當然，二聖最重要的一個相同點是「珍惜基督的人性」⁷。

⁶ 引自〈加爾默羅聖衣會靈修〉《神學論集》165 期（2010 秋），396 頁。類似的語句還有：「我願窮畢生之力讚美天主」。在聖衣會裡，她的最大安慰是看見「這些極純潔的靈魂讚美天主」，她寫《建院記》，是「願天主受讚美」，「我願大聲讚美天主」。大德蘭常感嘆說：「主，我讚美你，我頌揚你，直到永遠」；「啊！天使的喜樂！願你受頌揚！」

⁷ 關永中教授肯定這點特別重要，見前引文，409~410 頁。

大德蘭認為，無論默觀的程度有多高，總不要放棄親近基督的人性。人不是天使，人有肉體，必須念茲在茲地存想降生的基督。目的不是想得多，而是愛得多，用想來推動愛。依納爵《神操》的第二、三、四週都是在教導操練者親近基督。第二週默觀人而天主的基督在人世間的行蹤；第三週默想基督的天主性如何隱匿不現，而讓他的至聖人性受這般殘酷不堪的苦刑（196 號）。第四週默想基督的天主性在受難時隱匿不現，如今在祂的至聖復活中，畢竟聲勢赫赫地顯露出來，效果奇特無比，聖善無比（223 號）。

結 語

聖女大德蘭和聖依納爵都有過高深的神秘經驗，都為教會、為人類有很大的貢獻，二聖都是行動中的默觀者。為緊密地跟隨基督，行動（實踐）和默觀（心中常有天主）都不可少。但默觀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？大德蘭的經驗和教誨是：正式的祈禱（心無旁騖，專心對主）為保持與天主的關係絕不可少。福傳太忙、沒有時間祈禱、不把祈禱當作最重要的福傳功夫，就不合聖女的訓誨。聖女的道理是把祈禱放在首位，配以克己有節的生活。應該把靈修生活放在教會「外在工作」之上，因為在一切工作之上，教會是一個向天主祈禱的團體。這也是聖依納爵的教導。

大德蘭的畫像，普通有一個飛向上天的神魂超拔姿態。其實，她是一個積極工作、勞苦奔波的女子。她的祈禱、與天主

的神婚，都指向這一目標：以行動表達祈禱的真實意義和功效。她遊走西班牙全國各地，推廣修會改革的大業，堅強勇毅地恢復了加爾默羅會的原來嚴格會規，要會士更真實地實踐福音貧窮，度徹底的福音生活，以糾正當時閑逸偷安、萎靡不振的風氣。她的生活是一種革命，不過是勇敢而非暴力的革命。聖女懷有反抗的精神，卻嚴守紀律，從未有過不服從的行動或意圖，從未放棄她那「內心的城堡」，她的工作是在極高超的祈禱氣氛中進行的。

「一面祈禱，一面打鐵」（A Dios rogando con el mazo dando）：生活在中國文化中的人，不難懂得這句成語的深義。吳經熊博士在其《內心樂園》一書中，把「愛的三部曲：煉路、明路、合路」，用孔子的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」（《論語·泰伯》）或「知之，好之，樂之」來比對，比得非常入神。不過，儒家文化的特色是入世的，是積極進取的。孔孟還以天為重，到了宋明理學家，「天」主要指謂天理和良心，至善神、位格神的意涵已越來越淡。到了廿、廿一世紀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，「天」已被擱置，甚至被否定。大德蘭卻用她的多彩多姿的一生告訴我們說：天主是存在的，你/妳且可與祂深交。

大德蘭也只不過是聽了耶穌和保祿的話而已。這裡可引用保祿的一席話：

「弟兄們：你們要知道，有信德的人，才是亞巴郎的子孫。聖經預見天主將使外邦人成義，就向亞巴郎預報好消息：『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。』....沒有一個人能憑法

律（猶太人的 Torah，中國人的儒家）成義，因為經上說：『義人因信德生活』（現世生命及來世永生）。基督替我們受了詛咒把我們從法律的詛咒中贖了出來，使亞巴郎的祝福在基督耶穌內傳給外邦人，並使我們藉著信德領受所應許的聖神。」（迦三 7~14：常年期第 21 週星期五雙數年讀經一）

默觀也好，行動也好，都要藉信德，靠聖神來完成。大德爾和依納爵是兩位最好的示範。